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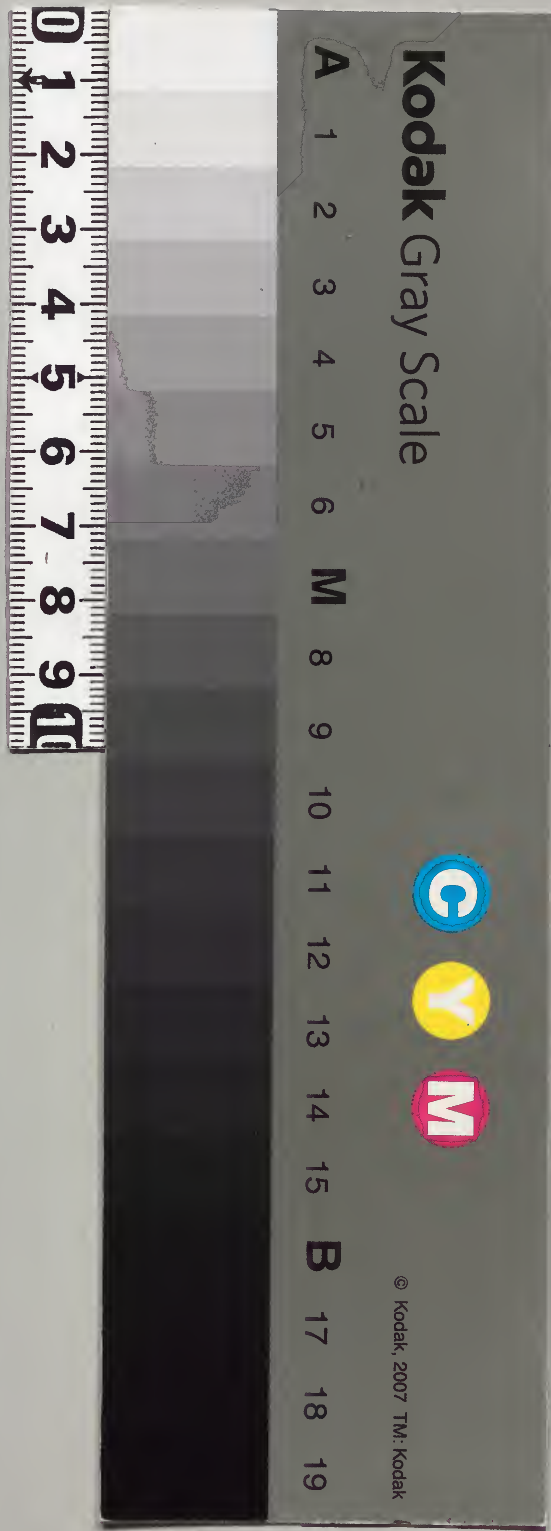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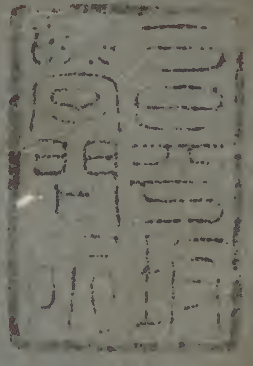
唐書

卷自五十至五十三  
志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八	二
五	九	八	二
六	八	二	二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八	二
五	九	八	二
六	八	二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 20 )		
函號	281	7	



唐書卷五十一

兵志第四十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宋史館脩撰判秘閣臣歐陽脩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兵志

兵志

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

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煨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

撰通典  
三作二  
玄入當  
作玄武  
并鐵作  
丹鉞天  
紀作天  
統

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死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鑊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兵三

二

木番亥

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隊至右校立所左右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

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人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

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  
 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  
 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  
 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  
 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  
 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  
 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  
 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  
 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其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

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  
 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  
 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  
 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  
 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  
 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  
 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  
 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  
 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  
 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兵志

五

寸飛

唐書卷五十一 兵制  
王 十一 亦留亥  
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

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

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日  
 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計嵐等守捉五日河  
 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  
 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  
 一日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  
 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日河西道翰海清海  
 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日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  
 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日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  
 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  
 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日隴右

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  
 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為等鎮  
 三十八日劔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  
 軍六日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日江南道平海軍一東  
 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日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  
 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  
 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  
 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



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太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

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

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未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二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

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日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馱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

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

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兵志

下 不 翻 刻

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滯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

旅寓而挾厚賞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宜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

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  
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  
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  
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  
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  
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  
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  
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  
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

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  
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  
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  
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  
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  
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  
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  
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  
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  
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

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  
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  
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  
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  
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爲  
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十許二十  
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  
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  
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  
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  
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  
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  
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  
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  
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二倍繇是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  
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  
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

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還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

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連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

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二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八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

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



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  
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  
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  
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  
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  
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  
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  
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  
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

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騶駼五曰馱  
驥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  
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  
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  
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  
曰南普閑四曰北普閑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  
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  
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  
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

唐書卷五十一 兵志 其  
下才翻亥  
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  
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  
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  
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  
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  
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  
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  
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錄  
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

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  
千九百九十景雲一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  
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  
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  
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  
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  
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  
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旣領閑  
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二萬其後  
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

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

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未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

唐書卷五十一  
頃十二年閑廩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波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唐書卷五十終

唐書卷五十一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文史館脩撰判秘閣臣歐陽脩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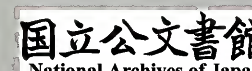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

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

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末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末業其餘爲口分末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

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

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闕隘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



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

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徭不取焉歲不登

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  
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  
粟藏五年米藏二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  
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  
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  
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  
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  
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  
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

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  
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  
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  
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  
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  
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  
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為盈  
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  
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  
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



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祭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  
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  
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求徽  
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  
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  
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絲因詔江南亦以布代  
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絲稅草無定法  
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  
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  
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

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麤良具上中  
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  
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  
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  
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  
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  
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  
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老者免徭  
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

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待八十以上以令  
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  
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  
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  
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  
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  
不知節太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  
事嚴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  
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  
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二億萬

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  
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  
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  
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  
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  
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十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  
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  
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  
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  
諸道得召入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

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  
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為糧民行乞食者屬  
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  
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  
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  
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  
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丁戶二丁者免一丁凡  
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  
疆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

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  
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  
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  
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  
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  
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  
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  
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  
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

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

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夕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唐書卷五十一終  
食貨志  
九  
日本圖書

唐書卷五十一終

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第四十二

宋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文史館脩撰判秘閣臣歐陽脩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

九

日本圖書

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  
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  
鰥寡惇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  
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二百八十萬  
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  
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  
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  
旣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

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  
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  
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  
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  
師蒙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  
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  
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貞懼乃請錢不及百  
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  
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  
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

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

舊書為  
間下有  
屋有貴  
賤約價  
三等八  
字上間  
間有價  
字中間  
下間作  
中價下  
價千錢  
作一貫

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入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食貨志  
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二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  
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  
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  
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  
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  
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  
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  
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  
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  
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

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  
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  
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  
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  
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  
新制竭耗編氓日白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  
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  
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  
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  
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



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  
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  
者計估算繙失平長為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  
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  
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眾有流亡則  
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  
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  
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  
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  
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

本集稅  
出之稅  
作租

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  
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三曰播殖非力不成故  
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纒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  
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  
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  
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  
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纒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  
賦今兩稅効算繙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  
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  
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

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賢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糴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

本集雜作羅

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

本集考課績作

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  
 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  
 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  
 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  
 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  
 明君公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  
 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  
 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  
 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  
 俗時候務於紓入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

本集倍  
下有酬

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斂糶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  
 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  
 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  
 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  
 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  
 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  
 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為  
 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  
 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食貨志

七

下村翻刻

安得足食宜爲占由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  
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  
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  
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  
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  
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  
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  
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  
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  
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

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  
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  
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  
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別親王帶  
金而鬻之朱泚旣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  
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  
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  
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  
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  
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

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  
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  
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  
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  
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  
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  
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  
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  
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

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  
人因宮市爲姦真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  
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罷宮  
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  
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二曰上供二曰送使  
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  
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  
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  
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嘗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

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鏞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儵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昇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

兵討王承宗於是募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賊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

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 十  
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  
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  
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  
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  
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  
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  
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  
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  
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  
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

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  
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  
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  
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  
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  
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  
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  
可去錢又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  
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  
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

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入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

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未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教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



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  
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  
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  
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  
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  
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  
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  
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  
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  
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  
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  
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  
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  
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群盜起諸鎮  
不復上計云

唐書卷五十二終

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第四十三

宋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充史館脩撰判秘閣臣歐陽脩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人故其率一

寶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

一

下村鵬刻

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死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鈎於胃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

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顧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

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  
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  
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  
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  
少尹蕭冕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  
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  
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  
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

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  
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  
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  
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  
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輓路燒石沃  
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  
其水漲以入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  
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  
賦乃絕灞澁並渭而東至末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

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鞦韆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

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

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  
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額備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  
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艦支江船二千艘每船  
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  
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  
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  
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  
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

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  
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  
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  
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  
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  
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  
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  
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益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  
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

唐書卷五十三 食貨志 五 下 和番文  
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  
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  
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  
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  
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  
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  
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  
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  
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

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  
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  
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  
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  
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  
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  
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  
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  
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  
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  
寬延元年

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

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堰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痺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



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  
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  
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  
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二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  
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  
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  
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  
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  
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  
東達末豐倉咸陽縣令韓遠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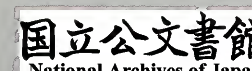
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  
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  
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  
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  
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  
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  
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  
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  
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  
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

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卒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

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

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  
調發五城田關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  
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  
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  
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  
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  
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  
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  
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

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入七千可  
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  
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  
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  
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  
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  
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貝觀  
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  
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  
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雜  
寬延元年



京師糧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

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蓄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